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著名建築師。一九七七年起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建築學，八四年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獲英國皇家建築設計一等獎、威尼斯雙年展銀獅獎、新加坡總統設計獎、新加坡傳統建築修復獎等。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建築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回到藝術的初衷

· 陳家毅

在藝術作品淪為投資買賣遊戲的今天，台灣藝術家徐永旭讓創作回歸感動人心的藝術初衷。

「陶燒」的認知，創造出非盤非碗，亦非屋瓦的全新造型；再者稱它為「素材」一點沒錯，幾乎所有的作品（除了最早期幾年）都以窯燒後的原貌

新 舊年交接之際，正當台灣藍、綠、橙三黨在電視上唇槍舌戰個不停，深在台南官田的徐永旭，忙著打點他大小件的藝術作品，在入箱運航之前，做最後的察視。一月下旬，當喧鬧多時的總統選舉塵埃落定終於有了結果，藝術家和他的作品，也正好登陸新加坡的「Art Stage」。

官田至台南市車程約一小時，感覺比嘉義小鎮還要更郊外，近日有電子業工廠開設，但原本為務農之地。除了是台南藝術大學的所在地，官田也是前總統陳水扁的家鄉。這裏以菱角、文旦（以及毀譽參半的陳水扁）而著名；一個又一個政治朝代過去了，官田早回歸到之前的安祥寧靜。很快的世界會知道，看似與世無爭的官田又出了一位，以雙手壓捏出無限幻像的徐永旭。

徐永旭的創作有好幾個引人入勝的元素：首先是他選為創作素材的陶土，不僅顛覆了我們對「陶燒」的認知，創造出非盤非碗，亦非屋瓦的全新造型；再者稱它為「素材」一點沒錯，幾乎所有的作品（除了最早期幾年）都以窯燒後的原貌



徐永旭巨大的雕塑：婀娜多姿，顛覆了我們對陶瓷的認識

台北四方藝廊提供

毫無鋼筋協助之下，陶器竟可達到如此巨大宏偉的尺度，完全跨越了材質本身通常顯示的能力。每一件作品的構成，包含了力度的平衡、支撐的美妙，像橋樑像挑空而飛的屋簷，既是極致單純的力學結構，也是最現代簡約的建築設計。因為力度表現於所有作品之中，它們因此都蘊含有陽剛之美。

由陶土塑成的外形，讓人看見力的張、合、收、放，巨大的雕塑也因此而站立起來。豎立的昆布造型像嘴唇，摺疊出深淺多個層次，讓人看見性的暗示：伸縮進出的陰柔之美，它的生命創給，卻出自孔武有力，藝術家的一雙手。

有關作品中趣味性的「洞穴」，台灣資深藝評人張元茜以希臘神話比喻，寫道：「他所做的這些不斷繁衍、捏擠、形塑而成的巨大空間體，正像是羅德島上多礁地形且含殼蛤的多種石洞及山丘。…… Zynphonon，也是「穴」與「性」的象徵，洞穴在神話中象徵「心」，也是通向地心的位置。Nymphon和 Pan 和一些「Satyr」都住在神殿，而是居於洞中（或是樹叢、河畔等自然空間中），和陰性的力量結合。佛洛伊德的心理學，也將洞穴視為母體潛意識的代表。永旭這些看似高大陽剛的陶煉空間，其實充滿陰性的效果，最後再將這些空間浮出，裏外不分，內外反轉，凹凸不決。」

徐永旭從未贊同或否認別人給予作品的註解，或關注誰又將他和國際知名藝術家相提並論。駐守在遠離塵囂的官田工作室，天天樂此不疲與陶土為伍，尋找似乎無限際的可能性。他曾這樣說過：「我長年以來不斷思考陶的可能性，嘗

試將我所思想灌注到這個個執厚重，而且有先天限制的陶土上，運用手指不斷來回的按、壓、擠、擰、捏、點、碰、疊、推等方式解構陶土；也嘗試以身體和其他部位作為工具支撐、走動、環繞，進入到作品的形塑與呈現，很努力的將陶土「極大極薄化」，這樣的嘗試反而讓陶有了一種輕盈的巨大量感，讓陶表現出不同於傳統既厚重且厚的另一面，我稱之為「反陶」。

我倒是覺得和中國人搓粉團、捏做餃子的過程極為相似。在徐永旭的作品中，看到傳統中國人熟悉的東西，且大多是食物：麵條、鍋貼、花生、荷葉，都是當年眷村裏台灣外省人家呵護著的飲食記憶和身份認同。而海帶、昆布、章魚等既是南台灣的特產，又是日式料理的元素。

文藝是台灣最強的力量

台灣政治、經濟、外交日見收斂，我們早明白文化和藝術才是她打進國際舞台最強的力量。在官田默默耕耘多年的藝術家，將能量匯集成一股新藝術生命力。在亞洲華人藝壇創意如此低迷的今天，藝術作品看空拍賣行情起落，早淪為投資買賣遊戲的一部分。徐永旭（以及新一批台灣藝術家）的出現，終於讓創作可以回歸到感動人心，藝術的初衷。

（新加坡 Art Stage 展期：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一月二十四日）